

# 军旅画评

许向群 著

许向群美术评论文集

许向群坚持研究当代军旅美术创作，把评论当做自己的人生事业的组成部分，以绘画实践的经验 and 艺术理论的功底投入思考与写作，以深入部队美术群体的创作实际为依托，在军旅美术评论上开拓自己的学术空间，也以双管齐下的努力构筑起自己的专业世界。

# 军旅画评

许向群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为军旅美术正言

——序许向群《军旅画评》

在读到许向群的美术评论集《军旅画评》的打样稿时，我深为他又有崭新的成果而高兴！这本评论集既是他多年从事军旅美术评论成果的汇集，也是一本通过编排得以展现军旅美术创作成果的汇集。在当前的美术出版物中，有关当代美术的个人评论集并不多见，因为艺术评论需要靠时间和坚持才能形成积累，而有关当代军旅美术的评论集，许向群的这本专著堪属填补空白的第一本。阅览全书，许向群在军旅美术评论上坚持致力的治学精神清晰显现，他在军旅美术评论上的视角、观点和方法也为我们这些美术评论的同行提供了独到的学术经验。在为他这本厚实的大作出版而高兴的同时，我要向他表示敬意。

在当代美术界，许向群是一个复合型人才。他军人出身，有艺术院校学画的经历，在中国画创作上一向有不斐的成绩，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和全军美展；他在部队的文化传媒任职，为传播军旅文化，创造、丰富官兵文化生活尽职尽责；但在从事绘画实践和本职工作之余，他坚持研究当代军旅美术创作，把评论当做自己人生事业的组成部分，以绘画实践的经验和艺术理论的功底投入思考与写作，以深入部队美术群体的创作实际为依托，在军旅美术评论上拓开自己的学问空间，也以双管齐下的努力构筑起自己的专业世界，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我看来，许向群军旅美术评论的学术基础首先建立在他对当代美术的宏观认识和理性把握上。当代中国美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图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现实为当代美术创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充足资源，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开阔向当代美术创造提出了崭新的课题，信息时代的图像世界使当代美术创造拥有多种形态并存共生的条件……在这种情形特别是文化情境中，从事美术评论需要有冷静的心态，对一方面生机勃勃、一方面也纷繁驳杂的艺术现状有自己的观察视角和透析能力，而要在其中理清思路，看清门径，达到宏阔而不虚、扎实而不泥的境界，当把文化的识览和学术的精研有机结合起来，更要使学术的理想和自己的情怀通畅地联系起来，进而达到思辨与表达的统一，客观评论与阐发己见的统一。细读许向群的评论篇章，我的感觉是他在构筑自己的学术基底上做到了宽阔而集中的准备。宽阔体现在他的视野上，他总是能把军旅美术放在整个中国美术的动态进程中加以审视，从中国美术的时代特征中评价军旅美术的特性，让人通过军旅美术的创造理解中国美术的总体发展；集中体现在他评论焦点上的，是他紧紧抓住军旅美术自身的历史演进规律，侧重分析军旅美术创作在主题特色与语言特质上的文化性和当代性，这就有深度

地阐发出军旅美术的当代文化价值。

军旅美术创作群体是中国美术界的一个大群体。军旅艺术家追随时代，反映军事题材和部队生活，丰富了中国美术的总体面貌，与此同时，军旅艺术家和“地方”艺术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又是紧密的，军旅艺术家在艺术理念、风格样式和语言探索上，同样具有当代中国美术的基本特征。老一辈军旅艺术家创作的许多鸿篇巨制以及他们的个人风格，在中国美术的史册中占有重要的分量，中青年一代更缘于专业院校培养的造型功底和新时期提供的文化条件，在艺术形式与语言的开拓上，包括在题材上以军旅生活为主、兼及个人多样表达的取向上形成了新的创作格局。我在与许多中青年军旅艺术家的接触中，就深感他们强烈的学术进取意识，他们的作品经常在综合性的展览空间中显示出形式探索的锐气。许向群的美术评论充分注意到这个现实。在他的评论中，他指出了军旅美术的内容与形式正在从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化；也分析了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创作观念正在呈现出更大的包容性，他更明确地提出，对于大部分军事题材创作来说，“写实”不再是重要的追求，“写心”才是最终的目标；在创作中不仅要画出“兵味”，还要画出“人味”，不仅要完成任务，还要充分表达个性……这些见解，既来自军旅美术的实际，也是创作现实的理论概括与提升。我相信，贯穿在他的评论文章中的许多见解，不仅对军旅美术的创作有理论的启益，对我们整个美术创作也有提高的作用。艺术评论的功能莫过于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许向群的评论就有这种品质。

许向群美术评论的另一个优点是放思于大、着眼于小，这个“小”就是“具体”，这个“具体”又体现在以许多具体的作品为评论的对象和以分析艺术的具体特征这两个方面。生活在部队的条件使他有接近军旅艺术家的机会，而他也长年自觉地以“在场”的姿态去贴近部队创作的实际，站在他的战友同道之中，面对画作说话，知人论画，为画作传。他的绘画实践显然有力地支持了他的评论，因此，他文章中许多闪光的地方是对艺术家创造个性的读解，是对风格形成的分析，是对艺术语言的体悟。当代军旅美术的许多重要的创造价值，经他的评论跃然而出，令人注目。

向群为人朴实宽厚，内里却有着绵里藏针般的刚性和较真。他的美术评论之所以独到，除了他深厚的学养和孜孜以求的写作探索外，我以为，最根本的是他对学术的真诚。他不出亏心之言，不写敷衍之文，不讲高蹈的套话和假话，能是处说是，非处说非，当他把美术评论当做一种责任文章来做时，一切俗世的客套都会远去，他在面对画家和作品时，像一个直言相对的“诤友”，平实的论述风格后面是犀利的思索，也因为言之切理，文笔则显得清顺晓畅，令读者通过他的文字进入异彩纷呈的军旅美术长廊，理解和认识军旅美术的当代风貌。

是为序。

中国美术馆馆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范迪安

2007年12月

# 目 录

## CONTENTS

序：为军旅美术正言

文 / 范迪安 → 002

### 壹 永远的长征 → 007

永远的长征 → 008

续写军事题材美术创作的当代传奇 → 022

军旅版画的精神指向与语言样式 → 032

油画《开国大典》的曲折经历 → 042

名画背后的故事 → 050

《一个画家眼中的朝鲜战争》编后记 → 058

真情谱赞歌 → 064

从第十届全军美术作品展览谈起 → 068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 077

岁月壮歌 → 080

### 贰 画得好很重要 → 095

厚积薄发 刻意求新 → 096

高泉印象 → 098

沧海游龙 → 101

知难得易 业精于勤 → 106

陈逸飞早期绘画的英雄主义情结 → 109

解剖灵魂 → 114

画得好 很重要 → 116

水墨塑造与水墨精神 → 125

用“心”画画的画家 → 135

边走边画 → 139



海陆空（木刻版画）／沈敬东 110 × 90cm × 3 2008 年

迷彩情结与图象体验 → 149  
大味必淡的苗再新 → 156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 160  
飞翔的眼睛 → 165  
难改初衷的“目标” → 170  
是什么样的人就出什么样的作品 → 174  
拿什么献给你，我的绘画 → 179  
“真”与“情”的发现与记录 → 184  
目击者 → 186  
大匠之门 → 189  
成就一个有生命的空间 → 194  
一个自信又自负的闯荡者 → 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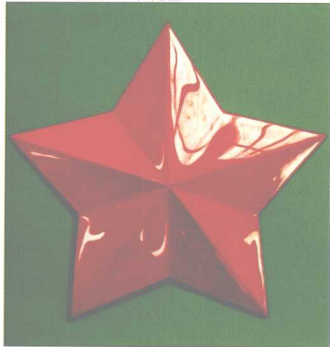
### 叁 军旅画评 → 201

### 附 五月的鲜花 → 251

向群印象 文 / 杨悦浦 → 252  
心系军营 志在高远 文 / 张晓军 → 264  
塑造“崇高” 文 / 梁 炎 → 273  
闲话小品 → 280  
漫聊“琢磨” → 281  
许向群艺术简历 → 282

后记 → 286

红五星（油画）/ 程兆星





铜墙铁壁（油画局部）／蔡亮

解放鞋（油画）/程兆星



关注军事美术创作的历史和现状，既是我的个人兴趣，也是工作的一种需要。这自然与我军人的身份紧密相连。由于自己对绘画割舍不下的感情，在美术理论这个大框架中，我选择了美术创作理论，尤其是军事美术的创作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结合自己在绘画实践中的体会和感悟，通过对原作的观摩，对相关资料的搜集与研读，以及对作者及相关人员的访谈等途径，来追述、记载、揭示一件作品、一种风格或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价值是我遵循的写作方式。虽然，新中国军事美术的历史还不足一个甲子的时间，但跻身其间仍然令人激动不已、百感交集。至今一些亲历的细节仍然记忆犹新：如被脑血栓所困的何孔德，在讲述朝鲜战地生活时，那断续的川音、颤抖的手势和涨红的脸；面对在聚光灯下谈吐自如的高虹，我举着采访话筒，却紧张得汗流满面的窘态；深陷沙发里的张文新，娓娓追忆《工程列车》的“起点站”，晚霞透过画室的天窗，洒在他银色的头顶上……与这些心仪已久的前辈交谈，了解那些由于他们的存在才得以诞生的经典作品，我有一种解密的满足和境界的提升。军事美术作为一个创作类型，在与中国的社会变革、文化变革紧密交织的同时，也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和相应的特殊性。通过个案分析或现象解析的方式，对传统进行归纳、选择、总结，同时结合新时期的军事美术现状进行梳理与思考，对理解和认识军事美术的承传和发展，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倘若我做的工作还有些意义的话，我愿在自己选择的“长征”路上，塌实地走下去。

# 永远的长征

在20世纪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发生了一件举世闻名的壮举——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这次征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保留了火种，奠定了基础。长征是一段神奇的历史，它给人类精神层面注入的意义和活力，使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类文艺创作关注的一个重大主题。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概述与梳理长征题材的美术作品，是从图像的角度来进行一次视觉的长征，并通过这些特定的艺术作品，去感受红军，感受长征。

## 亲历者手中的画笔

现有作品存世并亲历过长征的画家，有黄镇与廖承志两位。黄镇曾是上海艺专的学生，参加红军后一直从事宣传工作。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艺术的主要功能是宣传与鼓动，漫画、招贴画和标语是战时美术的主要形式。因此，黄镇在长征途中，用简陋的笔和锅灰调制的墨，画在收集来的各色纸张上的速写就显得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阻击战中，黄镇跌伤了腿脚，他是带着脚伤参加长征的。但在艰苦的远征途中，他的画笔和他的脚步一样，没有停歇过。他画了大约几百幅速写，为长征留下了一份鲜活的图像记录。虽然后来大部分散失，留存下来的只有24幅，但却成为历史的一种原始记录，是中国军事美术早期的珍贵个案。当这批尘封多年的作品在1962年以《长征画集》为名出版时，著名作家、出版家阿英欣喜地写道：“直到现在，真正产生在征途中，反映长征生活，又能体现当时艰苦卓绝和乐观精神的美术作品，我们还没有发现第二种。”黄镇的速写带有显著的漫画笔调，而这种相对轻松的笔法，不但具有纪实功能，而且体现了一种心态和精神。生存的险恶，环境的残酷，却





右上：过草地（油画）／张文源  
右中：飞夺泸定桥（油画）／李宗津  
右下：红军不怕远征难（油画）／董希文

左上图：背着干粮过草地（速写）／黄镇  
左中左：傅钟像（速写）／廖承志  
左中右：草叶代烟（速写）／黄镇  
左下图：生死离别（速写）／廖承志

诞生出乐观的艺术，这种信仰与精神的力量，通过粗糙的画面传达得淋漓尽致。

廖承志在长征途中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是在被张国焘以“国民党特务”罪名逮捕后押解参加长征的。具有日本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学画经历的廖承志，虽然在长征中身份特殊，但他仍然承担了许多政治宣传工作，廖承志在油灯下绘画到深夜的形象给同他一起长征的严长寿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回忆说：“廖承志同志在长征中的主要任务是刻连环画……每天送去的连环画文字说明，他不完成刻画任务哪怕再晚也不休息。”廖承志的乐观天性使他成为红军队伍中受人喜爱的画家，傅钟同志回忆：“长征过草地时，部队过了噶曲河休息，廖承志同志来了，掏出铅笔和纸问：‘哪个画像？’刘伯承同志要他画，还要他把岸边的渡船也画上……接着给我画了张侧面头像。”不过，廖承志的作品流传至今的也很少。三十多年后，廖承志为了教育后代，画了两张默写送女儿，一幅是走过牺牲的战友继续前进的战士形象；一幅是一对红军夫妇送别孩子的景象。这两幅画从技巧看显然没有同时代的画家专业，但感情真挚，不刻意、少粉饰却是难能可贵的。赶路的红军没有忘记带走牺牲战友的粮袋，给离别孩子喂上最后一口奶的女战士，脸上滴滴泪水。这些真实的细节和人性化的表现，是有别于当时长征绘画的总体审美要求的。但用今天的眼光看，它却更有历史的真实感与艺术的感染力。

## 重走长征路的画家

长征题材的主题性创作一直是建国以来美术创作的重点题材，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指导、影响下的一代画家，为了能够真切地体验长征的艰难困苦，感受红军的坚强意志和精神，重走长征路或部分重走长征路的艺术家难以计数，本文根据作品的影响广度及相关资料，介绍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画家。

董希文是建国后较早重走长征路的画家之一。在他为数可观的重大主题和历史画创作中，他自己最喜



长征路上的贺龙与任弼时

(油画)

崔开玺

欢的却是藏于军博的《红军不怕远征难》。1955年，董先生有机会随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重走长征路，同行的画家还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美编刘伦等。这次旅行写生，董先生肩背二十多斤的画具翻雪山、过草地，历时整整半年。由于是和摄影队搭伙走，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行动，因此，常常是别人休息、宿营时，倒是董先生开始工作的时候。为了不放过一个好的场景，他有时骑在马上边走边画；有时一手拿着干粮用餐，一手拿着画笔写生；有时还站在雨中作画……他沿途画了250多幅写生，像《遵义红军革命委员会主席》、《娄山关娄英》等，多半是这样钻空子画成的。今天，我们从董先生在大渡河铁索桥下写生、在雀儿山上骑骡远眺、娄山关下身着戎装等一批照片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环境的艰苦和董先生的执著与勤奋。这次采风回京后，董希文举办了专题写生展，并开始酝酿《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创作。

当时任董希文画室助教的靳之林教授著文对该画的创作经过曾做了详细的记载：他由长征路线回来，很快地完成了素描草图。但我看他绷好画布以后却迟迟没有动手制作，在他的画室墙上钉了几块杂志大小的纸块，每块纸上他用各种不同的油画颜色刷着两三色块标，过了几天我又去时，发现其他纸块都不见了，只剩下一张纸上刷着普蓝和黑色两块颜色，在上面点了一小块橘黄色。他说：“现在可以动手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现在我找到了画这幅画的色彩表情。这幅画要用版画的形式来画。用普蓝为基调，黑色勾线，再点出象征光明胜利的橘黄色篝火。这幅画的主题是红军战士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坚强崇高，最困难的物质生活和最大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对比。在普蓝和黑色中，我找到了困难与坚毅的配合。”他认为：在油画色中普蓝是最痛苦的，黑色是最刚

上图：红军过雪山（油画）／艾中信  
中上：革命理想高于天（油画）／沈尧伊  
中下：飞夺泸定桥（油画）／雷 坦  
下图：红军主力会师（油画）／蔡 亮 张自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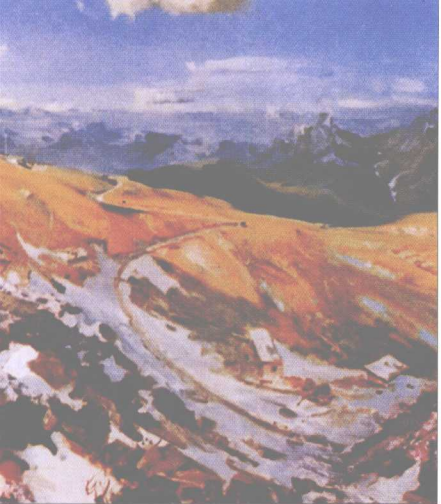
强的。他又说：“一幅画的色彩表情很重要，人有人的表情，色彩有色彩的表情，一幅画离老远还看不清人的表情的时候，就先看见了色彩的表情，让你产生情感上的反应，可见色彩表情是很重要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后来被公认为是一幅主题性绘画的经典之作。

20世纪70年代，以何孔德、高虹为首的一批军队美术家，受命反映长征沿线的新面貌，分批重走长征路，创作了一批后来在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的写生作品。当时，作为创作受压抑甚至没有画画自由的何孔德们，能够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回归自然采风写生，不能不说是一次十分愉快的旅行。他们畅游在红军曾经行进过的山水之间，天上没有飞机轰炸，地上没有部队围追堵截，心情非常开朗。有一个细节当时还很年轻的崔开玺记得十分清晰，在红军走过的“跑马山”上，何孔德等人竟开心地唱起了当时的禁歌《康定情歌》。虽然有反映“新面貌”的框框，但大自然的美景感染了他们，触发了他们的灵感，使他们早已技痒的画笔有了用武之地。他们笔下的长征沿途风景，更多呈现的是对自然的真诚礼赞。虽然也少不了水电站、高压线等标签式的点缀，但在大批判宣传画、样板戏“红光亮”的视觉海洋里，这批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和有别于当时绘画模式、技法的作品，显得十分清新、抒情。显然，画家是把它们当做风景画来创作的，而观众也是把它们当做风景画（当时风景画被视为封资修的东西）来欣赏的，这批作品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反映，一方面是因为艺术上突出的成就，另一方面，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给人们单调、沉闷的审美生活中注入了一丝春风。



沈尧伊在当代美术家中可能是最钟情长征美术的一位。从1975年至今，他已经5次独自走访长征路线，创作了《而今迈步从头越》、《长征路上》等5件大型油画作品。他用6年的时间，完成了长篇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创造了我国连环画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沈尧伊说：“长征对我来说是一个红色神话。”20世纪60年代，他在中央美院版画系学习时，在部队锻炼期间发现一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地图，从此对长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他分配到天津美院，开始了他第一次的长征之旅，回津后创作了两幅大型长征主题油画。如今，谈及《革命理想高于天》，沈尧伊依然十分感慨：“1975年5月到8月，我沿长征路线沿途写生采访，画了一百多幅水粉风景写生，并完成了创作构思。当时已是‘文革’后期，‘四人帮’十分猖獗，矛头直指周总理。纪念长征40周年展览被封，《长征组歌》被禁。1976年1月总理去世，后来就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我听到消息后从天津赶到北京，也参加了这场运动。后来政治形势紧张，许多人被捕、被清查，朋友们劝我不要再画长征了，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原素描草图中，只有毛主席和红军战士，因为根据史实，周恩来过草地时正在生重病。但画家在当时激情的促动下，含着眼泪，在画面的篝火边加上了周恩来。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沈尧伊当时创作的工作室就是本世纪初邓颖超学习过的原直隶女子师范的教室，周恩来当年经常来此找邓大姐。这幢木结构的两层楼，在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中，外墙全部倒塌，靠画的墙面向内整个倒在油画上。当天清晨还有余震，画家爬到二楼，把油画从瓦砾堆中拖出来。画虽被砸出不少坑，但居然没有破，现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左下角还隐约可见其被砸的痕迹。同年夏天，此画基本完成，但在天津美术展览的审查中，被“四人帮”爪牙排斥出展览，还明令不准记者和出版社拍这幅画的照片。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天津美院的师生把这幅画钉在木架上，抬着走上街头游行，欢庆胜利。这幅油画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与观众首次见面的。

从此，沈尧伊的一生与长征结下不解之缘。1988年，为创作900多幅的连环画，他两次深入长征路上，历经千辛万苦。《地球的红飘带》的稿酬开始是15元一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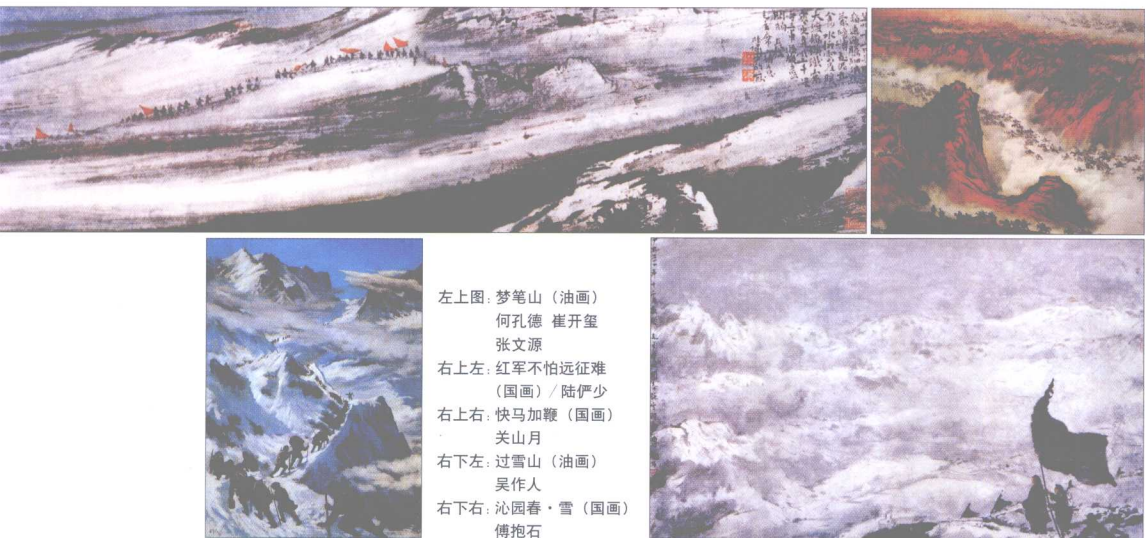


后来才涨到 25 元，显然，这与他的劳动是极不相称的。他的潜心与投入是因为他对艺术的真诚和对长征精神的景仰。此后，他又耗时三年，创作了油画《遵义会议》，从正面描绘了会议场景和 20 位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人，将这个没有图像记载的重要历史瞬间再现在时间的长河中。

### 浓墨重彩的长征画廊

由于长征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以及后来的象征意义，使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变得非同寻常。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兴的共和国需要一批反映自己革命历程的鸿篇巨制，美术家们在新时空中处在高涨的精神状态中，在艺术上对崇高的礼赞与对英雄主义的颂扬，均是发自内心的。1953 年“全国国画展览会”中，就有傅抱石先生（近日他的《雨花台》拍出 4200 万人民币的高价）的《强渡大渡河》，一船红军战士在他酣畅的大写意山水间，奋力向对岸冲去。傅先生画过多幅以长征为题材的山水作品。而 1951 年创作的《毛泽东沁园春·雪词意》更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在画面风雪肆虐的雪山景象里，右下角画了一个十分意象的毛泽东，他身后有一个举着旗帜的战士。旗帜是用浓墨而不是朱磬或朱砂等红颜色挥洒而成的，显示出艺术家浪漫的情怀，在具体的情境中，政治这根弦无形之中就被艺术感觉替代了（想必 1959 年写出《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的傅先生再不会这样处理红旗了）。

新中国百废待兴，随着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大型场馆的兴建，需要征集一批高水准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其



左上图：梦笔山（油画）  
何孔德 崔开玺  
张文源  
右上左：红军不怕远征难  
（国画）/ 陆俨少  
右上右：快马加鞭（国画）  
关山月  
右下左：过雪山（油画）  
吴作人  
右下右：沁园春·雪（国画）  
傅抱石

左上:走向胜利(油画)/彭彬

右上:长征(油画)/靳尚谊

右中:峥嵘岁月(油画)/林岗 庞涛

右下:红星照耀中国(油画)/沈嘉蔚



中自然少不了长征的选题。当时，投身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均是重量级画家。像油画有《人民慰问红军》(徐悲鸿)、《过雪山》(吴作人)、《越过夹金山》(冯法祀)、《送别》(靳尚谊)、《娄山关》(全山石);国画有《渡乌江》(蒋兆和)、《巧渡金沙江》(宗其香)、《六盘山》(李可染)、《快马加鞭未下鞍》(关山月)、《红军不怕远征难》(陆俨少);版画有《过草地》(李桦)、《雪山峡谷》(王琦)等;无一不是以长征为主题的。当时还有一些老画家,为了跟上时代的要求,用山水长卷的形式描绘红军长征的全程。顺便提一句,后来被当做长征题材的标志性雕塑《艰苦岁月》(潘鹤),原本是一件反映海南游击队的作品(见潘鹤《回首“艰苦岁月”文》),解读的误会与惯性使它至今仍放在军博长征馆的陈列室里。

从艾中信创作油画《红军过雪山》的体会之中,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当时画家在创作长征题材时的心态与过程。“在接受创作任务后,构思过程中曾向参加过长征的炮兵指战员请教、了解到在峥嵘岁月中的感人情景,那跋涉雪坡、攀登冰崖的艰苦卓绝,是军事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红军战士饿着肚子还



要扛大炮过雪山，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我听了老红军深情的回忆后，脑子立刻浮现出耸立云天的巍巍崇岭，觉得这雄伟的雪山，正是体现红军革命意志的象征，这巍然兀立的高山，正好作为母题推动创作构思。”“构思过程中，毛主席的两句诗：‘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写景，又是抒情，情景交融，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高昂精神。这‘喜’字和‘尽开颜’三字，是革命气概极大充沛的感情抒发。过雪山诚然艰苦卓绝，但是克服困难的钢铁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应是革命历史画的主调。于是决定采用宽阔的风景构图，人物相对较小，这在历史画上少见，但是它把人和景融为一体，高山、风雪不是进军的障碍，相反却激励着战士的斗志，这意境是符合民族传统审美情感的。”

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局限，长征成为美术作品除大批判、宣传画之外可供表现的“热门”题材之一。但是，创作思想及创作模式的束缚，使这些作品带有“高大全”、“红光亮”的烙印。靳尚谊曾在后来的访谈中说道：“文革”结束后，我发现自己的眼睛有了问题，画什么调子都泛红，为此校正了很长时间，才使眼睛恢复了常态。这时期也不乏像油画《水草地》（何孔德）、《六盘山》（高虹）、《三大主力会师陕北》（蔡亮、张自申）、《革命理想高于天》（沈尧伊）、《三军过后尽开颜》（艾轩），国画《欢庆直罗大捷》（刘文西）、《泸定飞渡》（林墉等）等优秀作品。1977年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上，长征的题材所占比例是较重的。由于当时展示、发表作品的途径还十分单一，因此，这个全国性的展览可以说基本囊括了70年代产生的比较重要的长征美术作品。



左上:巧渡金沙江(国画)/宗其香

左下:娄山关(油画)/全山石

右上:艰苦岁月(雕塑)/潘鹤



20世纪80年代之后,艺术创作的开放与多样,使长征题材的创作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主旋律的倡导,纪念活动的需要,画家自身的选择是长征美术创作持续不断的三个主要因素。一、在全国、全军美展,纪念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各类主题性展览中,长征绘画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选题;二、各种规格的博物馆、纪念馆、教育基地在改建、新建中,涉及长征题材的美术作品征集或指定创作的任务仍然不断。而已经启动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更是一种政府行为,是对重大题材的扶持与激励的一个举措,其中100个选题中就有“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三、画家的职责与个人喜好。在当代美术家群体中,依然有相当人员对长征题材情有独钟,像前述的沈尧伊等人。而作为群体存在的部队美术家,从职责的角度更应该在这个领域作出突出的成就,对于他们来说,关注、倾心长征题材的创作是一种自觉也是一项任务。因此,这一时期的长征题材美术作品呈现出多样的面貌,一些禁区也逐步打破,如反映红四、二方面军长征的历史题材也出现在各类作品中。在宏大叙述的传统上,长征美术开始多角度地关注事件与事件中的人,如国画《遵义会议》(刘向平)、油画《长征途中的贺龙与任弼时》(崔开玺)、《我的爷爷》(贺德华)、《阳光很足的晌午》(赵衡)、雕塑《大地之子》(钱斯华、李莉)等,这些作品比较注重艺术的表达以及个人情感的抒发,题材的视角与表现的形式变得丰富而细腻。

长征美术的收藏从规模到质量当属革博(历博与革博现合并为国家博物馆)、军博。虽然这些作品大多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但是,由于社会的需求、画家的状态与艺术上的追求在当时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具备了完备的